

T E D T U R N E R

CNN创始人泰德·特纳自传

请叫我 泰德

CALL ME TED

〔美〕泰德·特纳 比尔·伯克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

请叫我泰德

〔美〕泰德·特纳 比尔·伯克 著
肖延栋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请叫我泰德: CNN创始人泰德·特纳自传/[美] 特纳, [美] 伯克著; 肖延栋译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1. 8
ISBN 978-7-5442-5489-2

I. ①请… II. ①特…②伯…③肖… III. ①特纳, T. —自传 IV. ①K837.1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2082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9-097

Call Me Ted by Ted Turner & Bill Burke

Copyright © 2008 by Turner Works, LLC.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, New York, USA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All rights reserved.

请叫我泰德

[美] 泰德·特纳 比尔·伯克 著

肖延栋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熊娉婷 杨雪枫
特邀编辑 袁 静
装帧设计 蔡阳阳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990毫米 1/16
印 张 20.5
字 数 301千
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489-2
定 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 Contents

序言：一次神奇的旅行/1

孩提时代/3

麦科利的年华/11

大学和军旅岁月/20

户外广告公司/34

悲剧/43

收拾残局/47

独撑局面/52

扬帆远航/60

WTCG：看这个台长大/68

勇士队/82

走出亚特兰大/94

圆梦美洲杯/108

有线电视新闻网/118

竞技巅峰/125

CNN开播/133

一把利刃刺向我们的心脏/141

世界公民/152

友好运动会/158

CBS：就范有点难/163

收购米高梅/173

有线电视运营商/182

遇见简·方达/189

土地，土地/196

海湾战争/201

电影和卡通频道/210

联网之路/220

联姻时代华纳/230

新时代华纳/239

10亿美元捐赠/250

转型/258

美国在线：进去出不来/267

分道扬镳/279

老当益壮/291

附录：自律倡议/302

致谢/304

序言：一次神奇的旅行

有些年头了，大家不停地催着我，让我讲讲我的故事。我却总也没有时间停下来提笔写。我一拖再拖，因为我不经常沉湎于过去或者反省自我。实际上我认为，我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的成绩，原因之一就是更喜欢活在当下，有了闲暇也都会去思考将来。不过既然已经从公司抽身而退，我便有机会反思一下了。我感到我这一生就是一次神奇的旅行，现在总结、记录恰是时候。

这本书囊括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：童年时代，职业生涯，精彩刺激的帆船运动，努力追求的公益事业，当然还有家庭生活。亲朋好友和同事都非常热心，他们为本书慷慨道出了自己的逸事。我会尽量把故事讲得有趣、好玩，甚至最好能带给你一些小小的启发。

我做了不少事，但总是什么也没积累下，不得不屡败屡战。我的童年过得艰辛，很年轻时父亲和妹妹就不幸离开了人世。从事帆船运动又出师不利，数次险些命丧大海。但我不言放弃，历经长期艰苦的奋斗，终于成为“世界冠军船长”。收购了亚特兰大勇士队后，我经历了几个赛季失败带来的揪心痛苦才终于打了翻身仗，赢得了世界大赛^①。通过大量艰难的工作，再加上些许好运，我创立了一家成功的传媒公司，赚取了巨额财富，但最后却被排挤，资产缩水80%，而这一剧变仅仅发生在两年之内。（不过别为我担心——我正琢磨着怎么

^①即美国职业棒球比赛。（本书注释均为译注）

靠仅剩的几十亿美元撑下去。)

随着财富的日益积累，我越发热衷于土地保护和社会慈善事业，也试图去解决我们这个星球面临的一些较为严峻的挑战。与商界的经历相比，这些带给我更大的满足。家庭方面，虽然每段婚姻我都竭力维持，但都没有走到最后，不过很欣慰的是，我抚养了五个优秀的孩子。如今，在迈向七十岁之际，我很高兴自己依然身体健康、精力充沛，并计划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迎接更多挑战。

回顾过去，我发现我的生活的确满是乐趣，充实愉快。希望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，也能一样享受。

孩提时代

我学会的第一个词是“漂亮”，至少父母是这样告诉我的。当时我正盯着一只蝴蝶看，忽然喊了一声“漂亮”。父母大概都希望孩子开口第一声会叫“妈妈”、“爸爸”，但据说我的父母听到我会说的第一个词是表达对大自然的赞赏时，异常兴奋。

母亲的前未婚夫在他们订婚的头一天，因为急性阑尾炎引起的并发症而不幸去世，否则我的父母大概永远不会相遇。当时母亲强忍着悲痛，继续与对方家庭保持着密切往来，且在以后的几年中也没有另觅他人。

就在母亲快要走出悲痛时，我的父亲，埃德·特纳，从老家密西西比州来到了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。他在老家是公认的富有上进心的年轻人，接受了雪佛兰某地经销商销售部门极有前途的职位后就搬到了北方，一来是被汽车贸易吸引，此外也可能是迫切地想要离开故土。股市的崩溃导致他的父母几乎破产，落得跟州内的小佃农般一贫如洗，在当地翻身的机会微乎其微。上高中时，父亲接到了杜克大学的入学通知，但迫于家境困窘而辗转去了米尔萨普斯学院，那是杰克逊市一所费用不太昂贵的教会学校。但即使如此，祖父母缴纳学费仍然异常困难。这份北方的销售工作让父亲提前离校，以后再也没有拿到学位。

父亲到了俄亥俄州，这个善于社交、魅力非凡的南方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一个辛辛那提人立刻就喜欢上了我父亲，他就是我母亲的哥哥，小乔治·鲁

尼。乔治一直希望妹妹能忘却悲伤，另配良偶，所以坚持要他们俩见面。我的母亲弗洛伦斯·鲁尼聪慧美丽、贤淑优雅、气质不凡。她身高五点八英尺，而身高六英尺的父亲一直喜欢身材高挑的女子。他一见到母亲，立刻为之倾倒，并狂热地追求她。他如此费尽心力实在有因可循——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。父亲是南方人，自幼便是个清教徒，而鲁尼家族却信仰天主教。异教徒联姻不是一件小事。我后来得知，父亲同意孩子信仰天主教，母亲才接受了他的求婚。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，他们在鲁尼家举行了天主教式的婚礼。

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，成为特纳家族第一个出生在梅森-狄克森线^①以北的孩子，也是父母双方家族的第一个孙辈，因而得到两个大家庭的异常关爱。我仍然记得童年时给年迈的外祖母开纱门之类的事。外祖母一直活到九十一岁，总是叫我“小鬼头”。我们有时会去密西西比州拜访父亲的亲戚。不过，在辛辛那提的童年生活使我受母亲家族的影响更大。我的外祖父老乔治·鲁尼和他的两个妹妹生活在一起，她们一直都没有出嫁，背后被称作“老姑娘”。我和他们三个相处得都很好。

尽管家庭生活爱意融融，但改变不了父母的婚姻从一开始就面临的重重挑战，最大的压力来自双方家庭的背景差异。父亲违背求婚时的许诺，在我一出生时就向母亲表明，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信仰天主教。这对于母亲及其家族来说非同小可。我一直没弄清楚他们商谈的情况。我偶尔也去天主教堂，但并没有被培养成天主教徒。在我面前，母亲从来不提这些事，但我相信，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

在我的早期记忆中，辛辛那提的生活大部分是令人愉快的。我生性活泼好动，常在后院里和小河边玩耍。河水穿过一块空地，沿着街道流淌。我翻开河石去找小虫子和小龙虾，然后拿回家放进坛子里。有将近三年时间，我一直独享父母的关爱。一九四一年九月，漂亮的妹妹玛丽·琼降生，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。那正是非常时期，因为几个月后日本袭击了珍珠港，父亲加入了海军。赶赴军营接受基本训练前，我的父母认为那儿的氛围和长拱形活动房屋不适合小男孩待，所以他们只带走了还是婴儿的女儿玛丽·琼，而把我留在了辛辛那提的一所

^①美国传统的南北分界线。

寄宿学校。我那时仅四岁。

那所学校的名字想不起来了，但我确切地记得，我并不喜欢它。我离开了温暖美好的家，离开了绿草如茵的庭院和沿着街道潺潺流淌的小河，来到了一个围着铁栅栏的灰色砾石庭院，住进水泥筑就的冰冷宿舍。那个地方就像监狱，四岁的我很难理解父母为何带走妹妹而留下我。

学校允许我星期天下午和外祖父母一起度过，但是其余的日子，从早到晚我都异常孤独。父母留下我，在心中激起的愤怒我已淡忘，但我能肯定，很多时候我相当不开心。我还模糊地记得那时有位女士，楼层的管理员，每当晚上我情绪低落、感到孤独的时候就会过来哄我入睡。四岁的孩子非常敏感，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缺乏安全感。我后来所接触到的精神科医生，都将此归因于我幼小时被迫离开父母独自生活。直到今天，我仍有一些问题习惯，比方不喜欢被孤立，不喜欢被束缚。回想起来，那所寄宿学校甚至对我的饮食习惯都造成了影响。我们每天早上喝的都是燕麦粥，所以直到六十五年后的今天，我仍然抗拒燕麦粥。

我的不开心肯定表现得很明显，因为远在外地的父母又作出决定，让我到密西西比跟祖父母住，在当地上学。他们住在一个大约有两百人的小镇萨姆纳，它后来因为埃米特·蒂尔在此遇害^①而臭名昭著，这一惨烈的谋杀事件也成为民权运动的导火索。搬到萨姆纳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转变。好不容易能离开俄亥俄州，我激动万分地冲出了那所可怕的学校，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充满爱意的家，可以时刻享受家庭的温暖了。

密西西比的生活给了我不断接触大自然的机会。我们住在小镇近郊，我可以观察到各种各样的家畜、鸟类和昆虫，这一切都使我痴迷忘返。我常常去附近的一座桥上，用一根拴着块咸肉的绳子钓鱼，一待便是几小时。同样好玩的还有逮乌龟。远离父母，我仍感到孤单寂寞，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大自然中快乐地徜徉，所以，这一时期的记忆大多是明朗的。

第二年，父亲告别了战场，一家人终于在辛辛那提团聚了。父母先送我去

^① 1955年，黑人少年埃米特·蒂尔被种族主义者残忍杀害，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布凶手无罪，由此引发了一场民权运动。

了萨姆纳的一所公立幼儿园，后来又又到一所叫洛茨皮奇的私立学校为我报名上小学。我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，总是惹出很多麻烦，倒也不是多严重，不过是个小顽皮，比如在同学的橡胶套鞋里放一块小石头。现在的学校很可能将此定义为“多动症”，但彼时还没有这种说法。我只是因为与家人分离、孤独生活的时间太长而渴求关注而已。但老师们却对我忍无可忍，仅一年之后就向我父母表明，他们一秒钟也不想看见我出现在学校。

我便被送去了公立学校。父母所挣不多，所以这也许正好缓解了经济压力，但我相信这种出于无奈的做法肯定让他们心里也不好受。接下来的几年，我就在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阿冯代尔上学。在新环境中我积习不改，一样顽皮捣蛋，但是公立学校不像私立学校那样轻易就能把我踢出去。在那里，我从二年级一直挨到了五年级上学期。

相较幼年时期与父母的分离以及搬迁，如今日子总归安稳了些。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家庭生活就是一帆风顺的。父亲性格极为复杂，在生活上处处追求完美——从穿着打扮、持家之法到经营之道。他也是一个有思想深度的人，努力行得端坐得正。他阅读面广，也接触些和教育孩子相关的书。他会学以致用，因而这也意味着行事风格的反复无常。

不过，在教育孩子时，有一点是他始终坚持的：严格的纪律和对劳动价值的坚定信念。我才八九岁时，一到暑假父亲就开始让我干活。起初我大约每天干四个小时，主要任务是打理院子。我家有一台手推割草机，如果你用过就会知道难处，一根小木棒或是一个橡果都会绊住它，弄得一团糟。还有，跪在地上拔草的时候，蚂蚁和沙蚤也会爬到身上来。我弯腰埋头，挥汗如雨，而小伙伴们则蹦蹦跳跳地跑过来说：“泰德，你想去钓鱼吗？”我很不愿意告诉他们我还有三个小时的活要干。那真是一桩苦差事，直到今天我都不愿干园艺活。不用去上学的暑假对我来说也并不能放假。

父亲是一个酒徒，烟抽得也很凶。我不知道他在参加战争前，这些瘾癖是否让他困扰，但我敢肯定太平洋战争的经历对他造成了很深的影响。他告诉我，他很热爱海军时光，有机会去了澳大利亚、菲律宾这些地方，但同时也看到了战乱。他说他曾经用手枪近距离打死了一个日本水手。当时，他和战友正在马

尼拉湾浅水区一艘半沉没的日本军舰上搜寻战利品，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个饿得半死、神智疯狂的人向他们扑来。他用日语尖叫着、辱骂着，不停地向我父亲挑衅。于是，出于自卫，父亲开了枪。

但纵使不发生这些，父亲本来也脾气暴躁，一喝酒则更甚。我一调皮，他就一巴掌打过来。这让我母亲很难过。我还记得，当我挨巴掌的时候，母亲站在门口乞求父亲停手。有时父亲也会把我抱起来坐在他的腿上，对我说：“我这样做，是为了帮助你学会做正确的事情，长大后成为一个令我们骄傲的人。”他经常会用一条磨剃须刀的皮带打我。他说，打在我身上，疼在他心上，比我打他更令他心痛。

我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，但在我六七岁的时候，真有一次，他决定证明给我看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。他把那根皮带递给我，然后趴在床上让我抽打。我试图照做，但却办不到，因为我那么爱他。我扔掉皮带，缩起身子痛哭起来。

回头想想，父母之间最严重的那些争吵都源于父亲对待我的方式。但作为旧时代的家长，他坚持独断专行。

泰德小故事

化身博士

——露西·鲁尼

露西·鲁尼，弗洛伦斯的哥哥乔治·巴德·鲁尼的妻子，泰德的舅妈。小乔治一九九三年过世，露西则继续住在辛辛那提。

求婚的时候，埃德可是不顾一切地追求弗洛伦斯，那时的她魅力四射。至于他们的婚姻，却过早地陷入了困境。他的行为活脱脱一个“化身博士”^①。他一开始应允弗洛伦斯孩子长大后信天主教，可等泰德一出生，他就说宁愿跳楼也不让孩子信天主教。他还不想让弗洛伦斯去教堂做礼拜。弗洛伦斯优雅坚强，但在家里却是埃德主导着一切。他好像更喜欢女儿玛丽·琼，

^①即英国作家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笔下的化身博士。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杰克尔博士喝了一种药剂，晚上化身为邪恶的海德先生四处作恶。

而对小泰迪^①很凶，打小就对他暴力相向。我记得，有一次泰迪去看病（可能是伤风或流感），他还那么小，可医生却发现他身上竟然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有时一看到泰迪坐到自己的高椅上，埃德就从后面过去，用手指狠狠地弹他的耳朵。他说这样能锻炼泰迪。也许吧，但对一个孩子来说，那样的成长环境确实太苛严。

父亲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我知道，他很爱我，对我的教育和成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。在我念完四年级的时候，他和母亲就担心我在公立学校所受教育的质量。同一年，一九四七年的夏天，父母准备离开辛辛那提，搬到佐治亚州去。当时父亲已经选择发展户外广告事业，而且在萨凡纳办了一家做户外广告的小公司。这个机会很好，我相信他很愿意搬回南方去。如果由母亲来作决定的话，我猜她可能会给我找一所天主教学校或是私立学校，但是父亲坚持说，他挣钱，他做主。他在各方面都很保守。（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，他总是对我说，共产主义就要战胜美国了，你身上要是有超过 50 美元，就会被开枪打死，以至于很多年后，我出门时身上都不敢带超过 49 美元！）父亲对他的海军生涯推崇备至，相信军事化教育对我有益。一九四七年十月，我们搬到萨凡纳后，我就在亚特兰大南部的佐治亚军校继续读五年级。（那所学校现在还在，已改名为伍德沃德学校。）

我出生在十一月，所以当时还不足九岁，是年级中最小的一个，并且报到时间又比正常入学时间晚整整一个月。仅仅这两个因素就足以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，而从俄亥俄州转到一所南方的军事学校去上学，则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。虽然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，但是我敢发誓，有些孩子仍然在想着南北再次开战，整治一下我这样的“北佬”。有些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住校，他们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难缠的孩子，跟《蝇王》中描写的如出一辙。

我认为需要向他们展示一下我也不是好惹的。我和另外三个孩子住同一个宿舍，头天晚上我就向他们宣布要当“头儿”。他们倒没说什么，但我没有想到，合用浴室的另一侧还有四个孩子，他们也算是我们宿舍的。我掂量了一下，感觉能制伏他们。让他们明白我要做“头儿”之后，他们的反应和我预想的有点

^① 泰德的昵称。

不一样——迅速地互相看了看，突然一起跳到我身上，三个把我摁倒在地，另一个猛踢我的头。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要杀了我。另外三个室友站在一边观看。就这样，我想成为宿舍霸主的企图很快在痛苦和屈辱中破灭了。

这是一个严酷的开端，形势在几个月之后才有所好转。有一次，不知谁在背后造谣，说我诽谤罗伯特·爱德华·李^①将军。这根本是无中生有，但足以引得同班一群人像暴徒一样追逐我，还直叫：“杀了这个北佬，杀了这个北佬……”我拼命地跑，一直跑到一排衣柜跟前，然后费力地挤进一个柜子，把柜门关死。他们也赶到了这个角落，猜我就在里面，但我一动不动，他们就像一窝马蜂似的围着柜子打转。五十多个人哪，我害怕得大气也不敢出，一直待到他们渐渐觉得无聊，最后慢慢散去。此后，他们没有再追我，但是有些事成了家常便饭，常常发生在我身上。他们会冲进我的房间，跳到我的床上，在我身上乱蹦。十多个人都压在我身上，让我极度恐慌，因为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我尽量保持强硬，但那个学期快要结束时还是融入了他们。那些军事训练对我的成长还是有影响的，那些经历我觉得也有好处。不过父母有些心疼，第二年为我报名念萨凡纳公立学校。在那里，我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快乐时光。跳出那个苛严的军事环境，自由自在地享受大自然的乐趣真是太棒了。

父亲订阅的体育杂志经常刊登一些“西北动物标本剥制术学校”函授课程的广告。每个月支付 50 美分，他们就会寄送一本技术指导手册。我很可能是第一个年仅十一岁就订阅刊物的孩子。我经常发现鸟和松鼠的尸体，偶尔也会用气枪打下来一些。我们住的房子带车库，里面有一间小办公室，父母从来不用，于是就成了我制作标本的工作室。制作标本的程序非常复杂，但对我极具诱惑力，我从中学到了不少自然和生物知识。

当时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，一个二十一岁的黑人青年来到我家。他是我父亲雇来照看新帆船的，名叫吉米·布朗。那时我绝对想不到，之后的五十年里，吉米会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一个人。

父亲买了一条五十英尺长的斯库纳纵帆船，命名为“玛丽·琼”号，随我妹妹的名字。不久，他意识到这条船需要耗费不少的精力。几个朋友向父亲推荐

^① 罗伯特·爱德华·李 (Robert Edward Lee, 1807 - 1870)，美国南北战争中南部联盟的总司令。

了吉米，都说他是一个能工巧匠，父亲就雇用了他。吉米由他母亲带大，在萨凡纳海岸边的一个小岛上成长，说话带着浓重的渔村土音。他对捕鱼和修船很在行，后来被招募到军队，在二战接近尾声时做些战地卫生员的工作。

吉米一来，我就和他形影不离。论年龄他可以做我哥哥，但是我们俩相处得更像好朋友。后来，他又扮演我的第二个父亲的角色。父亲出门或忙于工作，母亲又要照顾我妹妹时，我就和吉米黏在一起——钓鱼、驾船、撒网捕虾或探险。吉米有点先天的生理缺陷，胳膊略萎缩，但行动十分敏捷，酷爱户外活动。他教给我很多自然知识和生活常识，成为我永远的好朋友，我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快乐无比。得益于对他的挚爱和父亲对种族差异的无视态度，我长大后没有一丝种族偏见。不管怎样，有了家真好。但是，我的童年生活永远摆脱不了一个模式：安稳总是短暂的。另一个变故就要来临。

麦科利的年华

在家过了一年平安无事的宁静时光，父亲又决定送我到外面去上七年级，这次是去麦科利，位于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，是一所颇有口碑的基督教军事学校。说真的，我很失望，母亲也没有什么喜色，但是父亲又一次提醒她，他掌握着钱包，他来作决定。

麦科利一半是住校生，另一半是走读生。八年级有四五个学生住在宿舍里，但七年级的就我一个，很显然住校生中我年龄最小，个头也最小。我成了那些大家伙的靶子，他们一上来就找我碴儿。那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。年少的我还不及充分享受一心渴望的父母的疼爱，又一次被送出门，因此非常气愤。我觉得需要搞出点事来吸引大家的注意才行。我算计着，如果再没有人疼我，我就做一个捣蛋鬼。所以，从一开始，我就决心要当班上最差的学生。

住校头几天的一个晚上，早过了熄灯的时间，我还在床上看书。我酷爱看书，挑灯夜读也是常事，但这严重违反了麦科利的校纪。他们让教授们轮流值班监督大厅。那天，我能听到值班教授的脚步声离我们的门越来越近，也知道违反熄灯规定就要受罚。他会记下我的名字，录入操行记录。在麦科利这样的军事学校，称呼人一般是名字的首字母加上姓。我正式的名字是罗伯特，我就被叫做 R. 特纳。当时那个学年刚开始，值班的教授还没能完全记清我们的名字，于是我就决定和他开个玩笑。“这个房间的灯是谁开着的？”他在门外吼道。“T. 爱

迪生。”我自作聪明地回答。不出所料，第二天早上布告栏张贴的过错记录里，我的房间就有两条列在“T. 爱迪生”的下面。

尽管我很调皮捣蛋，却也交了一些朋友，愿意和我在一起的大部分人都会做些无聊的事情来消磨时光。我们会把几个盛满水的瓶子放在一扇开了条缝的门上面，当有人推门进来时水就会劈头盖脸地浇下去。还有一种游戏，把纸叠好，吹胀得像个大气球后，灌满水，从三楼的某个窗口朝那些走出嘈杂的大厅回家的学生扔去。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，我们早就把头缩回去，不见踪影了。当他们泪汪汪气冲冲地跑上楼后，也一定找不到我们。

有一次，我注意到校园里有棵树上住了一窝松鼠，想出了一个恶作剧。我从宿舍里找来一个帮手，然后抓着我的洗衣袋往树上爬了二十英尺，到了一个树洞旁。几分钟前，我看到几只松鼠钻进了这个洞里，现在还在里面乐呵呢。我把洗衣袋打开，罩住洞口，我的帮手则跪在下面，手里拿着一罐奇伟牌皮鞋上光蜡——我们手头总是有很多奇伟牌上光蜡，常用来搞恶作剧，它不但能擦亮皮鞋，也很容易燃烧，燃烧时还会冒出很浓的黑烟——然后点燃蜡罐放进树洞，让它滑到树的底部。我们的计划奏效了。

浓烟上升。砰！砰！砰！三只松鼠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射进了我的袋子，差点把我撞下树去，好在我还是紧紧地抓住树干。我用绳子扎紧袋口，然后把袋子慢慢下放到帮手手中。看着袋子里的松鼠疯狂乱窜着想要冲出来，真是带劲。我们带着松鼠跑回宿舍，一到三楼就把它们放出来，它们发疯似的到处乱跑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惊愕的室友们才打开窗户，把它们轰了出去。

恶作剧自然有趣，但是麦科利是一所纪律严明的学校，学校领导的目标是把我們个个都培养成谦谦君子。他们制定了详尽复杂的规章，违纪就被记过，底线是每周不能超过十次。记过都是公开的，就像我那次没按时关灯一样，标在当事人的名字旁边，贴在宿舍的布告栏上。违纪十次以上的学生，就等着星期六的惩罚了。至于其他无须受罚的学生，每周六下午有四个小时的自由时间，从一点到五点，他们经常会搭车到城里聚会或看电影。

到星期六下午一点为止，违纪十次以上的学生得围着“斗牛场”转圈（“斗牛场”是我们给跑道起的名字）。以十次为基准，每多一次就罚走一圈，即四分